



續唐書卷五十九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臣傳第二十五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保大中與李德明俱為尚書  
郎敏於占對而天姿皆浮躁反覆嶮巖朝士側目號為鍾  
李軍帥王建封既以詆謨德明等見殺謨益縱肆苟若無  
人元宗稱其有詞辨以謨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遷  
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周師南侵淮右危急元宗遣謨及  
德明奉表至軍前并進服物請息兵周主不許復請割濠  
壽等六州以求成又不納謨請遣德明歸取表盡獻江北

郡縣周始許之德明還白朝議以爲賣國元宗怒斬德明  
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周不得歸孫晟之死謨亦在召中  
已而貶爲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周  
主召謨至汴授衛尉卿遣授指於元宗往復數四謨旣矜  
肆以爲周主聽其言江左可藉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  
雖憾之體貌皆厚以爲禮部侍郎謨極言宋齊邱陳覺李  
徵古亂政之罪三人緣是皆敗又請雪德明寃贈官賜諡  
復以謨知尙書省事而三省之事靡不預聞時文獻太子  
總參庶政謨薦其客閤式爲司議郎百司關啓必由之人  
多切齒俄而周主殂謨自揆無所恃忽忽若失元宗遇之

寢薄左都虞侯張巒者謨素所善也每至謨所屏人共語  
或至夜分又常請巒率帳下兵巡都城給事中唐鎬與謨  
有隙廉得謨與巒交構狀因密言謨往來南北挾周人以  
脅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心殆不可  
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太子薨後主以嫡弟當立  
而謨常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善乃言後主器輕志  
放無人君度且或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意已素決以  
此忤旨遂暴其交結張巒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  
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卽日督趣上道謨時方  
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悽愴改貶宣州副使交泰三

年正月遣使卽所在賜死謨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卿昔與孫晟同使而卿獨得官卒又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

李平本姓楊名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遊蒲客於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敗兩人無所復命且元宗遇之厚因留事元宗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皆以爲尙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爲刺史朱元叛元宗

以平本與元同至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召爲衛尉卿初潘佑好老莊平爲道士時習神仙修養之說而動多怪妄常言仙人神鬼佑因與交好平又言佑父處常今已爲仙官而已與佑亦名在仙籍家置靜室人莫能窺後主時佑旣獲用平亦上書請復井田法豪民有買民戶田者勒令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事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力詆一時公卿獨薦平可大用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與

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袞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稍通大旨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弈角觝爲事舉進士不中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儒服亡命江湖間至新淦客於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家言日夜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盡費其橐中金比至家母及兄弟咸鄙謂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

屠販爲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權貨挹賣於山中持人短長索賅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蒯鼈號廬山三害朱弼爲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拆檐桷爲薪以自濟守倉吏召歸更躍倉檐自氣樓八倉中盜米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縱橫喬聳然異之用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常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讐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羽翼以攻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

然則北師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賊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宋師南侵絳爲凌波都虞侯沿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授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陳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爲絳曰君爲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款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人金陵圍堅不可人乃走保

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募驍勇敢死千餘人由宣州長驅而南循海聚兵謀南據閩中以圖興復過歙州怒刺史龔慎儀閉城堅拒殺之而行宋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汴州授冀州團練使遇慎儀兄子贊善大夫穎於朝詬絳曰是殺我季父者執至殿陛訴冤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願宥其死宋祖曰是貌類侯霸榮何可留也命斬於西市絳既出呼延贊當視行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僞署節度使可無擅褫乎贊使馳奏遂賜而斬之臨刑大呼曰陛下獨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霸榮河東將常降而復叛歸弑其

主劉繼恩者故深惡之以爲比初絳未遇時邁熱病彌日且死夜夢白衣女子被真珠衣持蔗漿一器勸之飲且歌詞以侑又謂之曰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盡飲寤而憶其玉京人去之闕惟不測固子坡之說至是適有婦人耿玉真者以淫亂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卽固子坡云

龔慎儀仕後主爲給事中後主十年宋祖欲討南漢未決屬後主諭其奉正朔後主乃命潘佑謨書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漢得書大怒囚慎儀逾年不遣後主以聞宋祖遂決意興師討之南漢平乃得歸江南之敗也慎儀爲歙州刺

史會昭武軍留後盧絳聞國破謀起義提兵自宣州入福州道經歙慎儀閉城拒守絳大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爲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爲雄所殺

劉承勳不知其家世以善心計事烈祖爲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撫有江淮饒山澤之利歲人不資比他國爲最富烈祖勵以節儉一金寸物不妄費其積如山太子常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署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可也然德昌宮簿煩委不克盡句校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算保大後貢奉日繁愈得以爲姦利又善於逢迎每以寶貨遺賂

權要畜妓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盈數百緡教以藝又費數百緡而服飾珠犀金翠之屬稱是筵宴歌舞窮極奢豪故雖江南朱門甲第如李德誠皇甫繼勳輩最號富侈未能過也宋平荆湖詔沿江具舟漕其米入汴京承勳欲自結於宋爲異時地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鑿干柁相銜宋祖覺其意而惡之金陵失守承勳歸宋首自陳漕米事宋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弗敘用久客無資袒裸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述曰鍾謨以輕躁而作奸李平執左道以亂政殺之固宜盧絳欲起義而卒降龔慎儀知起義而拒守厥罪惟均若劉承勳者怙侈背君覩顏受辱狗彘不食其肉矣

續唐書卷五十九終

續唐書卷六十

海昌陳鱣撰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國臣傳第二十六

李彥琦本姓楊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齒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朱全忠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還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

李繼徽本姓楊幼事李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之曰繼徽表為靜難軍節度使後朱全忠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

續唐書卷之十一  
州繼徽迎降全忠使復姓楊命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繼徽妻有美色全忠用兵往來河中常姦之繼徽妻頗愧恥閒遣人謂繼徽曰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繼徽涕泣憤怒其後全忠兵解岐圍繼徽妻得歸繼徽乃復背全忠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繼徽攻雍華關西大震全忠以兵西至河中遣其子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全忠兵乃旋繼徽屯美原全忠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繫之繼徽大敗自此不復東天祐八年爲其子彥魯所弑繼徽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胡敬璋爲李茂貞將自王行瑜敗後邠邑皆爲茂貞所據以敬璋爲節度使命高萬興爲敬璋騎將萬興河西人與其弟萬金俱有武幹効用軍中每立戰功時李繼徽爲邠州節度使朱全忠旣弑昭宗茂貞繼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于岐陽以圖興復天祐五年冬敬璋卒繼徽以其愛將劉萬子爲鄜延帥萬子以兇暴而失士心又繼徽爲梁人所攻天祐六年二月萬子葬敬璋將佐皆集于葬所萬興萬金因會縱兵攻萬子殺之歸葬于梁

袁襲廬江人事吳爲廬州刺史襲仗策從軍料事多中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楊行密行軍司

馬徵兵入援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  
凶德參會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行密遂帥  
廬州兵赴之會師鐸殺高駢行密入據揚州而孫儒之亂  
復熾行密閉空城不無內怯襲曰吾以新集之衆收孤城  
而諸將多高氏舊臣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  
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正諸將持彼此因強弱擇向背之時  
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此必不爲吾用者因勸行密  
以軍令召霸霸卽率所部兵來行密欲遣其屯天長以拒  
儒襲曰霸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判今處之天長是  
自絕其歸路也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

復吾有哉公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不如殺之以并  
其衆行密因伏甲誅霸得其兵數千襲又言廣陵饑敝已  
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莫如避之行密但遣延陵宗蔡儔  
將兵分屯而身留揚州不發明年儒果攻揚州克其外郭  
行密倉皇走將奔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  
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向問襲  
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鐘傳定江西已久  
兵強食足勢未可圖趙鏗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  
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師侵  
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渡江會之取鏗必矣行密大

悅乃引諸將攻鏗會孫瑞張雄先爲鏗所敗鏗將蘇塘漆  
朗統兵二萬屯曷山襲曰公領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  
求戰不得謂我實怯因其怠而乘之可破也行密用其言  
塘等大敗遂禽鏗入宣州已而朱全忠因與鏗有舊遣使  
來求鏗行密謀于襲襲曰不如斬首遺之以杜後患鏗由  
是被殺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  
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  
高勗舒城人行密起淮南辟掌書記時軍興事繁用度不  
足行密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最諫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  
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盡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  
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以  
其言爲然悉從之田頴聞之曰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正勗  
之謂也

李神福洺州人穎上黨軍籍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神福  
隨州將戍淮海因投行密爲親校從至廬州會羣盜攻舒  
州張甚神福請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舒州兵建廬  
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陣狀賊懼皆解去積功至  
都指揮使大順中孫儒盡舉淮蔡兵濟江至溧水行密使  
神福拒之神福陽退示弱儒軍以爲實怯不設備神福夜  
襲之俘斬千計已而攻和滁降康晔走安景思神福功爲

多景福初儒兵復盛引攻宣州行密欲退保銅官劉威以爲儒埽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以老其師可坐禽也未幾蔡儔作亂神福討之有功遷舒州刺史已復戰臨安執浙將顧全武其計臨安也難猝拔慮錢鏐截其歸路乃遣人衛錢氏先壠以媚之復多張旗鼓爲虛寨以疑之卒受和而還轉昇州刺史俄充鄂岳行營招討使以繫杜洪兵次鄂州望城中積荻纍纍顧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漫應之時洪方求救于梁神福遣部將秦皋至瀝口舉炬于樹杪洪以爲梁兵已至焚荻以應之其機略多類此久之荆南成汭及馬殷雷彥威之兵疊至救洪神福

乘舟覘之知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明日逆繫于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汭赴水死衆軍皆引去洪雖未滅而諸鎮氣奪兵聲大振會田頔叛於宣州行密召神福討之神福恐洪邀其前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計頔之令神福妻子故在金陵頔襲破昇州執其妻子以招神福曰公見機分地而主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從吳王起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志頔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蔑馬足與言子斬其使以自絕頔遣將王壇汪建將水師逆戰執神福子承鼎示之神福叱左右射子已而陽敗引舟沂流而上壇建追之神

福復順流繫其下時壇建樓船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望炬  
輒攻壇建軍滅火自匿神福軍乘風揚火焚其艦大敗之  
頽聞敗自將水軍來戰神福遣使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  
密別遣臺濛擊頽頽敗死卽命神福爲寧國軍節度使神  
福以江西未平固辭不拜明年復充招討使將兵攻鄂州  
未下會疾發還廣陵尋卒

張訓廣陵人祖昇官清流令遂家焉訓勇悍有膽略時人  
謂之大口張行密據合肥訓往見甚歡授親兵遷黃頭都  
虞候舒州盜吳迴等知名楊州之役潛入城滅餘火得穀  
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明年擊殺甘露鎮使陳可言遂取常

州復屯安吉斷孫儒糧道有功授常州刺史乾寧初註軍  
漣水備北師時梁將寵師古屯清河口訓率舟師與戰斬  
師古梁軍遂亂遷淮海都遊奕使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  
訓以其心叵測與戲下王綰等將兵直入其壘漢賓張樂  
大晏飲酣訓忽拔劍叱曰吾衆已布欲歸卽歸無詒後悔  
漢賓解甲聽命轉尙書左僕射拔山都指揮使天復初昭  
宗遣李儼封行密爲吳王得承制封拜訓以功擢司徒未  
幾王茂章破密州以訓爲密州刺史會茂章爲梁兵所追  
解去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不可乃封府庫植旌旗于  
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後頃之梁將王壇來攻遙

望見旗幟不敢逼居數日乃敢入遂不復追訓竟全軍而  
還行密薨訓謝病再徙黃州刺史卒贈太傅清河郡公孫  
原泌

陶雅合肥人與行密同邑故用爲將討定舒州盜吳迴等  
命雅攝舒州刺史未幾爲許勅所襲奔還廬州已而擊趙  
乾之于九華破之授池州制置使改團練使雅治池州有  
惠政景福初田頵攻歙州久不下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  
請聽命行密卽命雅刺歙州歙人納之雅盡禮故見刺史  
裴樞送之還朝久之加檢校司空潯陽公天祐末遷觀察  
使會李遇與徐溫不相能雅懼與劉威偕詣廣陵布腹心

溫蔚藉良厚俾還歙州累加都團練使雅治歙凡二十年  
卒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子孫遂  
家焉本少孤貧有勇力常獨格虎殺之初爲趙鏗將行密  
破鏗獲本卽隸帳下爲牙將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犯矢  
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言笑自若累遷淮南  
馬步軍使天祐六年行密已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  
諸州兵十萬來寇洪州屯象牙潭楚人圍高安以援全諷  
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行密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  
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下耻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

續唐書卷之十一  
本本曰姑蘇之役非彼果強徒以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副貳乃可許之得精兵七千晨夜兼行行密初命其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第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亟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始定本之初至也卽揮兵進劉威欲留晏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宜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行密竒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居數年聞楚吳越將兵二萬來攻信州信州兵不滿

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之數匝本命啓關張虛幕于門內召僚佐登城作樂晏飲飛矢雨集略不爲動吳越疑有伏兵解圍去其臨陳決策多類此莊宗入洛行密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爲雄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盧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崇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少子宏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

續唐書卷之十一  
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  
宏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宏  
祚拒閉中門令外執濛告之濛遂誅死本愧恨屬疾數月  
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謂公春秋高宜少儲  
積爲子孫計本日吾繫芒屨事吳主位至將相何人所遺  
乎旣卒大常準合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宜講求優典  
禮官引前朝爲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命卽用其禮諡  
恭烈葬給鹵簿子鄴祚

嚴可求同州人父實仕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因家于  
江都可求少通敏有心計以徐溫客爲行密幕僚遇事多

所籌畫行密疑朱延壽欲殺之溫用可求謀教行密假爲  
目疾以給延壽事成溫遷右牙指揮使而可求亦以獻策  
得與謀議行密彌留之際溫與可求入問疾獨目送可求  
凝注者久之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  
命周隱召長子渥今忍死待之可求同溫遽詣隱隱未出  
而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乃得嗣立及張顥  
共溫弒渥約中分其地以臣梁渥歿而顥欲背約自立厲  
聲問諸將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者三問莫應可求陰  
爲溫地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  
則恐太速顥變色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廬州劉威歙州陶

雅宣州李簡常州李遇皆先王故等行也公雖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漸以歲時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可求急趣出書一教內裒中麾同列往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出教宣之乃行密母史太夫人教也大略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辭旨激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見溫曰公舍牙兵而就藩郡禍將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顥曰公遷徐公潤州人皆言欲奪其兵權而殺之信乎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奈何可求曰易耳是時行軍副使李承嗣

預軍府之政可求詣承嗣曰顥凶惡如此今出右牙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明日邀顥與承嗣過溫陽瞋目責之曰古人不忘一飯恩况公楊氏宿將今幼嗣新立多事時乃欲求自安于外邪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畱不願去也由是不行顥知爲可求所賣夜遣盜盪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之遂掠其資財以去頃之溫令鍾泰章斬顥於牙堂溫得除顥而專國政可求之力也事平授揚州司馬已而溫鎮潤州留子知訓與可求居廣陵秉政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知訓出出走可

求曰公棄衆自去衆將何依乃闔戶而寢鼾息聞於外府中以安及朱瑾之變温遣使殺米志誠可求恐其拒命也以計擒斬之而温以瑾故欲大行殺戮可求具陳知訓致禍之由温怒得稍解未幾改營田副使武義元年隆演卽吳國王位遷門下侍郎順義中拜尙書右僕射已而兼同平章事先是唐與梁戰來徵兵温欲持兩端發兵循海助其勝者可求固爭不可至是唐以滅梁來告温尤之曰公前沮吾計今將若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不出數年必內變吾但卑辭厚禮保境以待足矣于是遣司農卿盧蘋報使可求密條數事授之蘋如洛陽凡所

問者悉依所授以對大厭莊宗心而歸無何莊宗遇害可求之言遂驗温益重焉俄進左僕射卒子續

駱知祥合肥人也雅能治金穀遇事輒辦初事田頔爲宣州長史行密殺頔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勵精爲理事無留滯天祐中徐温秉國知祥與嚴可求左右協力可求任軍旅知祥司財賦時稱嚴駱初置選舉命知祥董其事任用得人世多服其精覈久之授鹽鐵判官隆演卽位遷中書侍郎後數年卒

汪台符歙州人少好學博貫經籍爲文不逐浮末有王霸才天復初爲陶雅幕客已而見天下苦兵戰遂居鄉里執

宋力田齊王鎮金陵台符自草間正書陳民間九患及利  
害十餘條書上爲宋齊邱所沮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齊  
王猶豫未之信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詒書謂之曰聞足下  
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邱慚而更其字曰子嵩  
由是大怒台符密使人誘其乘舟痛飲至石頭蚶蚶磯下  
沉殺之台符常請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官授  
鹽一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廢米太和末使民入米請鹽  
卽其法也昇元中限民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  
定制又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云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博綜經史立行高潔太和中爲秘

書郎自言迂儒無益平生讀書欲小試理民求爲縣令久  
之補天長令時中書令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  
趣走庭下矣曰此素志也庸何傷及至天長吏白縣署聽  
事有淫厲不可居夢孫曰長吏不坐堂皇非禮也是夕果  
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吏當治事於此鬼  
神有祠廟邱壟何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  
語訖皆歛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  
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  
母食旣徹爲諸生講禮釋經義凡至疑處輒歛衽曰此科  
先儒猶多同異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

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千人而服衰者百許

述曰岐地小而世短然亦有輔佐之臣攻諸載籍僅得三人焉吳本强大所以運籌帷幄決勝疆場者若襲之算無遺策屢奏膚功惟其猛以濟寬倘所謂亂國用重典邪曷之務農給用民說無疆仁聲之入人深矣神福臨敵必勝公爾忘私訓之用兵有法雅之撫民以寬皆有功於社稷本位顯功高禮賢下士晚乃抱徐廣流涕之心殊可悲已可求知祥嚴駱齊名同心協力勳業爛然台符之直言極諫膽氣甚豪惜乎不克全其身也夢孫持正黜邪克敦內

行風度端嚴庶幾東漢郭泰一流人乎

續唐書卷六十終

續唐書卷六十一

海昌陳鱣誤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諸國臣傳第二十七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應城人少從黃巢巢敗受降從朱全忠攻蔡州全忠墜馬從周扶起復騎自與敵步鬪被傷偏將張延壽從刃擊之從周遂得與全忠俱去全忠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於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尋佐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全忠遣從周丁會等救

之敗晉兵於沅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修以降梁全忠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全忠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全忠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全忠攻朱瑾於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全忠遣侯言救魏言築壘於洹水全忠怒其不出戰遣從周代之從周擊敗晉兵晉王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

兗州走朱瑾全忠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爲淮兵所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全忠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全忠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從周會全忠兵救魏從周以五百騎出戰破其八柵仁恭兵走追至於臨清擁之御河溺死甚衆全忠以之爲宣義行軍司馬遣其攻劉守文於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於其父仁恭仁恭救之暉語諸將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

暉之言乃常談耳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迎仁恭於乾寧戰於老鵝隄仁恭大敗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爲攻邢洛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於青山遂從全忠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全忠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全忠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以功授檢校太傅從周染疾全忠命康懷英代之授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拜右衛上將軍居於偃師亳邑鄉之別墅友貞時拜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

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守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封陳留郡王食其俸於家卒贈太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第乃之梁有汴州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遂往依焉久之發無由薦引翔計窘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朱全忠素不知書翔所作皆淺近語全忠愛之謂發曰聞公有鄉人可與俱來翔見全忠全忠問曰子學春秋所記何事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全忠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全忠與蔡人戰汴郊翔時爲謀畫多中昭宗自岐

還長安御延喜樓召翔與李振登樓勞問授翔太府卿初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全忠入內殿將有所託全忠辭以疾昭宗曰可使敬翔來全忠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全忠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爲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全忠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全忠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可信不軌之事翔謀居多全忠篡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尙書金鑾殿大學士翔從全忠用兵三十餘年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友珪弑全

忠以翔素爲謀臣懼其圖己不欲與內職乃以李振代爲崇政使授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翔稱疾未嘗省事友貞卽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王彥章敗於中都友貞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不來友貞遽呼翔曰居常忽卿今急矣卿其教我翔曰臣受國恩將三紀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敢有所隱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大勢已迫欲爲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遂相向慟哭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俱入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

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國門乎乃縊而死初史官李琪等修實錄三十卷敘述非工事多漏略翔乃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偕行

霍存洛州曲周人少從黃巢巢敗歸梁存素驍勇善騎射從攻王夏寨擊殷鐵林並以善戰稱尋佐朱珍取滑臺攻淄州取博昌皆預立戰功蔡賊張旺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連破四寨從討盧塘張旺殪萬餘人存功居多梁軍圍濮有賊升眺樓大詬存射之矢一發而尸隕復佐朱珍擒石璠破魏師敗徐戎

又佐龐師古敗時溥以是累遷官梁得曹州以存爲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諸將或勸全忠縱瑾入鄆全忠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後全忠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他日語又如此贈存太保子彥威符道昭蔡州人爲秦宗權將宗權敗乃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全忠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李周彝以鄆州降全忠用以爲左司馬遂授道昭右司馬羅紹威將

誅其牙兵惡魏兵強未敢發求梁爲助全忠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全忠悉破之後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爲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唐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捍少爲牙職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全忠以爲容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全忠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意鎔乃聽命又移師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還全忠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

事昭宗召見問梁軍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兵全忠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於淮北以渡歸師授宋州刺史全忠篡位遷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軍都虞侯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於李茂貞見殺全忠哀之贈太傅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祖瑄父裔皆宣武軍牙校全忠鎮汴以彥卿爲通贊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全忠遣彥卿之魏密謀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主意

續通志卷之二十一  
動皆如旨全忠每日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其見  
愛如此賜以所乘名馬一丈烏全忠圍鳳翔以彥卿爲都  
排陣使乘烏馬馳突陣前全忠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全忠  
謀遷都洛陽昭宗不許後昭宗奔鳳翔全忠以兵圍之昭  
宗旣出全忠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  
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朱温  
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芻皇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  
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  
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全忠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  
冬而行全忠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

彥卿復馳至華卽日迫昭宗上道全忠篡位授彥卿感化  
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衛仗使一日過  
天津橋老民梁現不避道前馳摔現投橋死爲御史所彈  
全忠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復授襄州防禦使遷河陽  
節度使友貞卽位徙鎮威勝卒年五十七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祖秀父慶宗俱不仕彥章少  
爲軍卒隸全忠帳下自開封府尹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  
左龍驤軍使友貞卽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  
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針地走數十步持一鐵鎗騎而馳  
突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

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首  
攻彥章於館舍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攻破澶州虜彥章  
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之彥章  
斬其使者以自絕後數年其家被害自梁失魏博與晉夾  
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  
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已盡  
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友  
貞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彥章雖爲招討使而謀  
不見用莊宗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  
靴中見友貞泣曰先主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  
用今棄忽臣言臣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  
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友貞乃召彥章爲招  
討使以段凝爲副友貞問克捷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  
皆失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  
舟於楊邨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鞴炭乘流  
而下彥章飲酒方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取德  
勝舟兵舉鎖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  
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  
曰彥章驍勇吾常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  
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

者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柂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柂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不克時段凝已有異志與巖漢傑交通彥章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每日俟我立功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及楊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玩忽致敗巖等從中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其不恭勒還第唐攻兗州友貞使彥章守捉東路時精兵皆屬凝惟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戰敗退

保中都又敗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將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此邑素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所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皇帝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非死不足報主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雖生何面目見天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諭之彥章病創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彥章常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忠義出天性也

張源德太原人少事武皇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降於梁罕之遣源德見朱全忠全忠以爲金吾衛將軍歷蔡州刺史後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友貞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於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莊宗當是時源德爲鄆守貝州莊宗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莊宗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大兵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於故元城南走黎陽大兵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是時莊宗兵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地之地皆歸附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旣堅而貝人聞莊宗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被圍已久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於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大兵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遂圍而盡殺之

劉鄩密州安邱人少事青州王敬武爲小校敬武卒子師

範爲留後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使鄆攻破之表鄆登州  
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  
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鄆使人負油鬻城中窺  
其虛實得知羅城下水竇可入鄆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  
襲破之徒從周家屬而待之甚厚及師範兵敗降梁鄆乃  
亦降從周爲具齎裝送鄆歸梁鄆曰降將蒙恩不誅幸矣  
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全忠賜之冠帶飲之  
以酒鄆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  
押衙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全忠遣鄆與牛  
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全忠乃以長安爲永平軍拜鄆節

度使友貞嗣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楊師厚卒分  
相魏爲兩鎮友貞恐魏兵亂遣鄆以兵屯魏縣魏兵果亂  
劫賀德倫降太原莊宗入魏鄆以精兵設伏於河中俟至  
而圍之數匝殺獲甚衆復潛師由黃澤襲太原慮爲其所  
追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往來城上晉兵見之  
以故不追鄆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  
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鄆乃屯於莘縣久之友貞以書責鄆  
宜思良畫鄆報以未可擊宜待之友貞屢遣使督戰鄆召  
諸將謀曰主上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揣未可  
輕動諸將以爲何如諸將皆欲戰鄆乃悉召坐軍門以河

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鄆日一杯之難猶若此  
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鄆自莘引軍襲魏州與莊  
宗戰於故元城鄆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尋授義  
成軍節度使河朔失守降爲亳州團練使敗張萬寧於兗  
州遷泰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朱友謙叛陷同  
州以鄆爲河東招討使行次陝州鄆爲書招友謙友謙未  
報留以待之伊皓段凝素惡鄆乃譖鄆與友謙親家故逗  
留已而鄆兵敗乃罷鄆歸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  
令子遂凝遂雍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  
卒歸梁全忠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旺攻汴存節破  
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  
全義於河陽全忠遣存節赴之破其軍罕之遁從全忠攻  
魏大破魏軍遷滑州牢城過後指揮使攻濮之役領軍先  
登遂拔其壘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溍河存節收其散  
卒八千以歸遷亳宿二州刺史朱瑾召吳兵攻徐宿存節  
夜率兵直趨彭門吳兵震恐而退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  
都指揮使全忠篡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  
州爲行營排陣使澤州被圍存節入城助守遇其穴地道  
以攻存節亦穴地應之戰於隧中乃解圍遷左龍虎統軍

充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除鄜州留後劉知俊以同州  
叛奔鳳翔乃遷匡國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附太原西連鳳  
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存節禱而擇地鑿八  
十餘井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友貞立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破之加大尉存  
節病消渴屬河北用兵未嘗言病及病革召歸翼日而卒  
臨終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述曰從周以剛毅之才事奸雄之主能於馬上立功名而  
卒於牖下保首領可謂難矣翔本鄙夫而佐霸業不軌之  
事實預其謀及至國亡乃殞命以明節彼將惡死而美終  
以晚蓋者邪存之善射道昭捍之力戰皆勇冠三軍而彥  
卿迫請遷都抑何悖逆至此彥章擐甲執兵見危致命源  
德羅雀掘鼠効死孤城皆死其所哉他如鄆之剖悉機  
宜存節之不忘忠孝亦一時之良也

續唐書卷六十一終

續唐書卷六十二

海昌陳鱣撰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諸國臣傳第二十八

馮涓字信之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宿之孫也大中四年宏辭科進士有聲是歲暹羅國築高樓遣使齎金寶奏請譔記時以為榮補京兆府參軍會宰相杜審權有江西之拜制未下密召涓語以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賓賓捧刺遽謁審權審權鄙涓淺薄不復與選臨發之日涓候別灞橋審權略不展分惟長揖道勉旃而已由是隱商山數年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時田

陳拒朝命不令之任涓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著懷秦賦  
及蜀馱引以見志王建分藩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中  
兩川賦重人多囁嚅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德繼  
言生民重征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資金帛  
加等時諸將多勸建乘岐王茂貞之衰攻取鳳翔涓曰梁  
晉虎爭勢不兩立若并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不能敵  
也鳳翔蜀之籬籬不若與和親爲便建善其言竟與茂貞  
連和朱全忠篡唐將吏皆詣建勸進謂天與不取反受其  
咎宜正皇帝位以號令西土涓獨獻請以蜀王稱制曰朝  
興則未來稱臣賊在則不與爲惡建卒自立爲帝而見涓

之辭嚴義正亦無以難也涓由是杜門不出是後建屢興  
兵涓上疏略云今日士德云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  
荆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欲以一方之強舉萬全之策恐  
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歷官至御史大夫卒  
所著有南冠集龍吟集三卷長樂集十卷子羣玉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臣見素之後曾祖少微宣宗時中  
書舍人莊疎曠不拘小節幼工詩文應舉時黃巢犯闕作  
秦婦吟人稱爲秦婦吟秀才乾寧中登進士第爲判官晉  
秩左補闕王建爲西川節度副使昭宗命莊與李洵宣諭  
兩川遂留蜀同馮涓並掌書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尋

擢起居舍人天復間建遣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談言  
微中頗得全忠心隨使押牙王殷報聘昭宗遇弒全忠遣  
告哀使司馬卿宣諭蜀土興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上白  
建頗內懷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荅  
宗綰書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衣襟之上宸翰如新墨詔  
之中淚痕猶在犬馬尙能報主而況人之臣乎自去年三  
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  
及聞上至穀水臣僚及官僚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至洛  
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方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  
讎今使來不知以何宣告且令宗綰以此意諭之卿乃惶

懼而返明年建立行臺於蜀承制封拜以莊爲安撫使未  
幾全忠篡唐改元莊與諸將佐詣建勸進曰大王雖忠於  
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也於是帥吏民哭三日擁  
建卽皇帝位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凡開國制度  
號令禮樂刑政皆由莊所定頃之全忠復通好於建推建  
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其機敏多類此  
累官至門下侍郎吏部尙書同平章事卒謚文靖有集二  
十卷箋表一卷蜀程記一卷峽程記一卷又浣花集五卷  
乃莊弟靄所編又常取唐人麗句勒成又元集

周庠故龍州司倉也建爲利州刺史庠以客從時楊守亮

鎮山南西道屢召建建懼不往謀於庠庠曰唐祚將終藩  
鎮互相吞噬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  
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  
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與兵討之可一戰擒也建從  
其言乃逐茂實而據之守亮不能制已而建與陳敬瑄相  
攻以成都尙強退無所掠欲罷兵庠以爲不可且曰邛州  
城塹完固食支數年足據以爲根本建乃使庠草表請討  
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得報可無何僖宗命韋昭度討敬  
瑄三年不能克朝議以息兵便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  
成奈何棄之庠遂勸建請昭度還朝獨取成都而有之則

兩川不足平由是昭度東還而建得奄有兩川庠之謀爲  
多累官御史中丞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衍踐阼內給  
事王廷紹等用事庠切諫不聽俄進司徒同平章事領武  
平軍節度使病卒子仁矩爲駙馬都尉

周德權許州人有女兒配建從建至西川以戰功遷眉州  
刺史乾寧中建與顧彥暉奪東川凡五十餘戰不決德權  
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罷於矢石百姓困  
於征輸東川羣盜多據州縣爲外應彥暉懦而無謀欲爲  
偷安之計陷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  
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反爲

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遂孤而敗久之改眉州刺史梁旣  
篡位德權上疏曰按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代興丹  
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  
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興亦西方也丹莫當  
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  
籙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及建  
卽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張道古一名晚字子美臨淄人少有文辭慕朱雲梅福之  
節乾符時居王鎔幕府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  
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

謫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陳田之亂西南路塞  
復懼爲建所憾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韋莊習其  
名薦爲節度判官道古又上建詩敘五危二亂事爲同僚  
所疾遣茂州安置及建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  
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跼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  
貶死之日當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  
古墓入朝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後卒於灌州鄭雲叟  
在華聞其死作詩弔之道古深於彖象著易題數卷行於  
世

陳翔博州人建鎮西川辟翔掌書記已而出爲新井令朱

全忠既篡唐建欲自立爲皇帝翔反覆以順逆禍福譬之不聽遂棄官隱閬州之西水終焉

鄧元明梓州人以富雄於鄉光啓中建自閬來圍成都軍食不繼元明時時開帑廩給之前後以數百萬計建欲官之元明辭曰不願也願公安輯一方不然兩川皆魚肉矣建欣然納之官其子宏忠州刺史

趙季良字德彰濟陰人初事莊宗爲魏州司錄魏州稅多逋負莊宗時爲晉王過督之季良日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非殿下有矣莊宗大加欽重累遷鹽鐵判官太僕卿明宗天成元年齎官誥拜孟知

祥爲侍中卽以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是時知祥鎮西川頗不奉詔會與季良有舊遂留之不遣因請爲西川節度副使事無大小悉以參決久之明宗詔徙季良果州團練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可得復遣使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曲從之自是季良傾身事知祥矣季良通敏善謀董璋時遣人求婚自結知祥心恨之未許季良以爲宜合從以拒唐便長興時進奏官言明宗欲大發兵討兩川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并兵守劔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憂矣未幾唐將石敬瑭因遂閬已破燒營北歸軍前馳驛報知祥知

祥故藏其書謂季良曰北軍漸近奈何季良扣指曰不過  
緜州必遁問其故曰我逸彼勞縣軍千里糧盡能無走乎  
知祥大笑出書示之由是甚服其智無何知祥疑璋有異  
圖遣季良探之季良歸言璋作兩川之患實甚已而璋果  
與知祥交惡興兵破白楊林聲勢極盛知祥有憂色季良  
言璋不守巢穴徑來野戰用兵精銳盡在前鋒宜以羸兵  
誘之以勁兵待之又璋素負威名故西川惶懼公自出禦  
之則人心自定後悉如季良言而璋遂敗以季良領武泰  
軍留後頃之知祥以墨制署爲節度使是時明宗卽下制  
以季良爲武泰軍節度使知祥卽位拜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知祥病篤召季良與李仁罕王處回等同受顧  
命及知祥薨秘未發喪處回夜過季良涕泣不已季良正  
色曰今強侯握兵專俟時變當速立嗣君豈可徒相泣邪  
遂與處回立昶而後發喪以擁戴功加司徒進太保與毋  
昭裔張業分判三司兼戶部事卒謚文肅子元振

趙廷隱開封人初事梁爲裨將王彥章被擒廷隱與張漢  
傑李知節等俱爲莊宗所執已而隨知祥入西川廷隱奉  
勇有智略諸將士無及者積功至檢校司空守漢州刺史  
充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未幾與大兵戰於劔門時天寒  
士卒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

戰却敵則妻子爲虜矣衆心乃奮俄唐將石敬瑭引步兵來擊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以待及矛稍相交乃揚旗鼓譟卒敗之又副李仁罕攻遂州先登會唐將李彥琦棄利州走遷廷隱爲昭武軍留後廷隱因馳使白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爲患乘其至劍州勞軍而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知祥不許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未已也久之廷隱以昭武讓李肇遂還成都董璋入寇命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兵三萬拒之璋造詐書誣廷隱及趙季良等與璋相通知祥以示廷隱廷隱投諸地曰不過爲閒欲令殺副使與廷隱耳未幾將兵攻梓州璋爲部將所殺廷隱取其首以獻知祥旣據有兩川復於閬州置保寧軍以廷隱爲留後旋以墨制擢節度使充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知祥疾革同季良等受遺詔輔政昶卽位加兼侍中爲六軍副使晉太傅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旣而李仁罕張業相繼以罪死廷隱遂致仕後官至太師中書令封宋王廣政十一年冬十二月以疾卒謚忠武子崇韜

趙崇溥不知其鄉里世系廣政中爲威武軍都監時周將王景等連營圍鳳州而韓通復分兵城固鎮以絕西川援兵未幾城陷節度使王環旣被執而崇溥及將士五千盡爲周兵所虜崇溥堅不肯降餓數日而死

高彥儔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彥儔從知祥入蜀歷軍校爲昭武軍監押昶嗣位遷邛州刺史改爲步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陷安都砦彥儔以所部先進漢人燒砦毀閣避去彥儔盡銳追之復其砦而還未幾領趙州刺史遷奉鑾肅衛都指揮副使加匡聖馬軍都指揮使真拜武定節度使周將王景向訓攻鳳州昶令彥儔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判官趙玘閉關不納以城歸周彥儔遁歸昶不之罪以爲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已而出授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昭武軍節度使及宋師至夔州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宜堅壁待之爲上策守謙不從其言獨領部下兵出戰宋將劉光義曹彬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豬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城光義率軍繼至彥儔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彥儔惶駭失次計無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我今日止有死耳卽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死

毋昭裔河中龍門人博學有才名知祥鎮西川辟掌書記

唐客省使李巖來監知祥軍昭裔請止巖無內不聽知祥卒誅巖然亦奇昭裔才思大用之及卽位擢爲御史中丞昶嗣位之次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已又改門下侍郎踰年分判鹽鐵久之以次進僕射時漢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密送款昶遣安思謙應之昭裔上疏曰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廷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爲鑒戒昶不用其言竟無功後數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昭裔性嗜藏書酷好古文精經術常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官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學官立黌舍且請昶鏤版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匄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之著有爾雅音略三卷

述曰涓莊皆命世之才而躬遭喪亂其在蜀也一則議以蜀王稱制一則請以帝位抗梁所見不同而涓爲深遠矣庠與德權著勤勞之績道古翔元明有高蹈之風洵西蜀之良哉季良廷隱運籌決勝厥功甚鉅崇溥彥儔死守不屈忠義昭然若昭裔之校刊經籍文教聿興其賢於世修降表之李家何可以道里計哉

續唐書卷六十二終

續唐書卷六十三

海昌陳鱣謚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諸國臣傳第二十九

趙光裔字煥業京兆奉天人僑居洛陽父隱唐尚書左僕射光裔少力學修行與兄光逢弟光胤皆第進士乾寧中光逢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承旨光裔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制命時論榮之後俱仕梁會朱全忠敕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命光裔以舊職充官誥使隱遂留之不遣辟置幕府已奏爲節度副使及隱子龔僭位改元進兵部尚書改門下侍

郎與楊洞潛李殷衡同平章事居數年楚勢益張光裔言  
於龔曰自馬后之喪未嘗通使于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  
因薦諫議大夫李紆有使臣才可以將命龔從其言楚亦  
隨遣使報聘光裔爲相二十餘年府庫完實政事清明輯  
睦四隣邊境無恐當時號稱賢相又兄光逢相梁弟光胤  
相唐及子損相繼爲相一家四相當世莫不歆羨初光裔  
自以中朝甲族恥事霸國常快快思歸龔乃習爲光裔手  
書閒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裔驚喜  
出於不意故尤爲之盡心焉

楊洞潛字昭元始興人先世自唐祭酒潤生回爲遂寧太  
守回生勉由蜀逾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軫軫生洞潛幼  
好經史開爽有政略天復閒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  
師事之表薦試大理評事清海建武節度判官時爲隱畫  
策取湖南容管頗爲楚人所懼由是顯名龔繼立洞潛首  
言刺史不宜用武流當廣延中州人士置之幕府選爲刺  
史俾宣政教則民受其福從之時鎮南將黎求殺其帥自  
立無何求暴死牙將李彥圖代知留後事洞潛力請興師  
取韶州刺史廖爽遂戰敗奔楚已而馬殷又來爭嶺南西  
道龔復用洞潛等謀累戰俱捷遂盡有五管諸地以功表  
洞潛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居二年梁使韋戩來和楚漢之

難洞潛力勸龔聯姻楚國以靖邊隅龔僭位擢兵部侍郎  
同平章事洞潛以梁使趙光裔故宰相光逢之弟遜使位  
居已上龔嘉其意從焉洞潛遂乘閒陳吉凶禮法請立學  
校開貢舉設銓選國家制度粗有次序龔作水獄以毒罪  
人洞潛極諫不聽又命子宏度募宿衛兵千人中多市井  
無賴子弟洞潛諫曰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治軍旅已過  
矣况昵羣小乎龔曰小兒輩教以戎事乃過煩公慮一日  
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洞潛見之歎曰政亂如此  
安用宰相爲乃謝病歸久之不召卒

陳拙字用拙連州人以字行少習禮樂工詩歌天祐元年

擢進士第授著作郎心惡朱全忠所爲假使節南歸加隱  
清海節度同平章事隱留用之未幾全忠篡位改元開平  
用拙力勸仍奉天祐年號隱多其義而不能用遂掌書記  
攝觀察判官比隱病革用拙譔表請龔權知留後龔既立  
益信任之奉使吳越錢鏐與語嘉其專對賚以金帛甚厚  
用拙遂謝歸以獻龔龔自立爲皇帝擢用拙吏部郎中知  
制誥久之卒有詩集八卷傳世尤精音律著大唐正聲琴  
籍十卷中載琴家論操名及古來善琴者又以古調缺徵  
音補新徵音譜若干卷

王定保南昌人光化三年舉進士第南遊湖湘不爲馬氏

所禮已而爲唐容管巡官遭亂不得還隱招禮之辟爲幕  
屬及龔欲稱帝憚定保不從先遣定保出使荆南及卽位  
而定保回知其心未善也預使倪曙迎勞之且告以建國  
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其不  
見笑於四方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  
也後定保官寧遠軍節度使又代趙損爲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不逾年卒定保善文辭龔常作南宮極土木之盛定  
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一時稱爲絕倫所著唐摭言十  
五卷所載進士應舉登科事甚詳定保妻吳氏侍郎融女  
也定保旣無北歸意吳遂緇服終身誓不改適

周傑精於歷算開成中登進士爲宏文館校書郎擢水部  
員外郎遷司農少卿常以大衍歷數有差因敷衍其法著  
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  
云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弟鼎求爲封州錄事參軍天復  
中傑攜家來南隱習其名招至幕府待之上賓數問天道  
災變傑自以年老常策名中朝恥以星術事人時或稱疾  
不起隱亦未之罪也及龔卽位強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命  
占國祚享年幾何傑以周易筮之遇北之復斷曰卦有二  
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  
大喜賞賚有加逮銀錦降適得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

避害錡稱十爲百也後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子茂元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負大志棲隱靜福山罕與俗接爲  
學以該通擅長尤工詩賦遇佳山水留題殆徧自謂所學  
未廣乃擔囊遊洞庭諸名勝結交天下士意豁如也常著  
三書類陰符鬼谷之言名曰三要已而登進士第歸自京  
師適嶺南與中土隔絕遂家居不復入汴龔旣嗣位頗加  
親任損獻十策乞居幕府自劾中多指切權貴衆皆疾之  
踰年授永州團練判官累進尙書左僕射龔取湖南諸州  
其策皆自損出也未幾龔建南勳殿雕沉香爲龍柱務極  
工考少不如意輒誅工匠前後十餘人損極諫致忤龔意

會宰相缺羣臣多推損龔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無  
何嬰足疾退居永州北滄塘湖上詩酒自娛竟疾卒損常  
與都官員外郎鄭谷僧齊己定近體詩諸格爲湖海騷人  
所宗有桂香集若干卷射法一卷

簡文會南海人時改南海爲咸寧常康二縣遂爲咸寧人  
幼穎異工詩性耿直龔初開進士科擢第一人及第累官  
尙書右丞晟嗣位性暴酷文會切諫之晟大怒謫禎州刺  
史盡心民事卒於官所居里有簡狀元井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瞻文辭爲人侃直不畏強禦以進士  
及第累遷中書舍人凡誥敕碑記多命允章屬草後使楚

求昏馬希廣未許晟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楚地兵起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取狀晟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巴而承命輔導張及張嗣位擢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張不能從後爲內侍許彥真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

姚彥章汝南人少沉勇有智略累官湖南聽直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爲帥佶以馬傷左髀遣彥章迎馬殷於邵州殷猶豫未行彥章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舍公誰屬時不可失願公勿疑殷乃意決竟詣長沙及事定彥章請取衡

永道連彬五州殷從之刻期而湖南平授彥章澧州刺史署靜江行軍司馬遷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會劉巖寇容州彥章不能守徙州民及府庫奔長沙又攻吳鄂州無功踰年辰淑蠻作亂彥章指授方略悉削平之天成中殷建國文武進秩拜彥章左丞相

徐仲雅字東野長沙人有雋才工詩文爲昭順觀察判官殷子希範開天策府以僚佐拓跋恒等十八人爲學士仲雅年十八與其列焉楚人以爲榮時楚侈汰成風因語及公府制度奢僭過度引典故以規之希範善之而不能用及希範弟希廣之變仲雅閉門不出唐邊鎬入潭州益屏

跡荒遯不免凍餒周行逢爲武安節度使浮慕其名署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以幕吏辱我辭以疾行逢固迫脅之面受文牒仍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旣而召還會行逢誕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強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太保滿天司空徧地孰敢不懼蓋譏其署官冗濫也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音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剪舌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復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偶觀羣僧剝椶樹咏以寓志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在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

廖匡圖字贊禹虔州虔化人父爽事鎮南軍留後盧延昌爲將延昌表爲韶州刺史殷時爲廣南所攻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衆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霸之兆何拒爲殷遂禮接之表爽爲永州刺史匡圖故年少善文辭授江南觀察判官希範時選爲天策府學士與徐仲雅等同十八人之列居數年卒於官有高致集二卷弟匡齊以功署決勝指揮使會溪州蠻作亂匡齊戰死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况一

子乎無以爲念希範以母爲賢厚恤其家匡圖子偃一名  
仁勇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氏漢書事殷父子自  
秘書郎爲裨將戍衡山縣會殷子希萼爲弟希崇所執希  
崇遣彭師曷囚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曷歎曰留後欲  
使我弑君耶吾喜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  
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召希萼歸長沙終欲  
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  
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請命于金陵元宗遣將  
邊鎬帥水兵趣長沙希萼遂入朝于金陵偃曷俱隨行而  
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於逆豎  
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歎獎之授偃  
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殿直都虞候而使偃守道州  
以備南溪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  
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  
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簡師曷不見用卒於金陵保大  
時豐城令劉虛己常移書史館明偃大節云

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爲湖南縣令事殷父子歷官容管  
節度推官天策府學士終巖州刺史有詩二百篇爲集一  
卷行世昭禹少師林寬爲詩刻苦不憚改易平居論詩曰  
五言如四十賢人不亂著一字屠沽輩也又云搜句如獲

玉匣精求必得其寶昭禹詩既甚稱于時且好折節下賢  
一日見石文德詩於坐中駭服曰君文苑之雄也力薦於  
希範同隸天策府其虛懷多此類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寢陋短小好學博覽文史經目不忘  
常讀范氏後漢書摘其瑕璽數百條辨駁之識者謂史通  
不是過也素不善草隸律詩一日得晉帖數紙及閱殷璠  
詩選極力摹仿久之迥出流輩遨遊湘漢間累獻詩希範  
以其貌寢不加禮用是頗窮悴值端午宴集文德賦艾虎  
長篇學士劉昭禹見之大爲稱許秦國夫人之喪天策學  
士各譔輓詩以進文德亦獻十餘章希範得詩大驚曰文

德負此才吾但以貌寢忽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却能知人  
邪品爲輓歌第一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名其鄉曰儒林他  
日會晏長春堂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宏臯詩先成得之文  
德繼進加美焉賚以玉蟾滴諸學士疾其能尋中讒出爲  
融州刺史時營建征討無虛日徵諸州榷楠皮鎧動至千  
萬計文德上書切諫幾觸希範怒賴昭禹力救獲免無何  
卒文德性剛介不苟合晚年尤喜著述譔大唐新纂十三  
卷事多可采云

朱遵度青州人家多藏書周覽略徧時稱爲朱萬卷避耶  
律德光之召挈妻子攜書雜商賈奔楚希範待之甚薄遵

度杜門却掃諸學士每爲文章先問古今首末于遵度國  
人號爲書厨後徙金陵高尚不仕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  
書麗藻一千卷漆經若干卷

述日光裔安境輯隣洞潛設科立學當時號稱賢相拙與  
定保皆心不忘唐傑恥以星術事人損能以極諫忤意文  
會亦以諫謫允章更以讒誅彥章智略過人仲雅才大遇  
蹇昭禹文德均工吟咏遵度獨好藏書諸人際遇雖有幸  
不幸要皆一時之雋也若廖匡圖一家忠義尤所難能豈  
謂偏霸無人哉

續唐書卷六十二終

續唐書卷六十四

海昌陳鱣謨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國臣傳第三十

羅隱字昭諫新城人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修古應開元禮  
隱本名橫少英敏善屬文而貌寢陋乾符初舉進士凡十  
上不第遂更名隱能詩與族人虬鄴齊名時謂之三羅初  
寓池州梅根浦刺史竇滈營野居之因自號江東生尋爲  
宰相鄭畋李蔚所知會天旱詔大京兆作法祈雨隱上疏  
切諫詞涉規諷竟不用已而從事湖南歷淮潤諸鎮復多  
不合時招討使宋威征賊不時進隱詣軍門上書大略責

其優游不剪寇威甚病其言久之歸杭州謁錢鏐懼其不納以所爲夏口詩標卷首鏐覽詩大笑加殊遇詒以書曰仲宣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樂爲魯司寇祇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鏐初授鎮海軍節度使合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要求邪乃請更之有云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必羅隱辭也又爲賀昭宗改名表云左則姬昌之半字右爲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爲極精梁旣篡唐欲以虛爵糜強藩進鏐吳越兩國且以諫議大夫召隱隱不行請舉兵討梁曰王唐臣義當稱戈北向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乎鏐始以隱不遇于唐有舛望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而心竊義之相待甚殷時西湖日納魚數斤號使宅魚會召題磻谿垂釣圖隱借詩寓意遂蠲其征初鏐城西府命賓僚巡覽顧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備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爲佳及武勇都之變援兵多自外攻內人皆以爲先見累官錢唐縣令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除著作佐郎司勳郎中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發運使天寶三年卒年七十七著有纜書五卷淮海寓言七卷靈壁子兩

同書十篇吳越掌記集三卷江南甲乙集十卷江東後集  
三卷湘南應用三卷

顧全武餘姚人從鏐爲親校與杜稜阮結等常侍左右久之授武勇都知兵馬使董昌作亂昌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全武將兵往救破烏墩光福二寨有功還守西陵以過淮南安仁義之師已而敗昌將湯舊於石城復攻餘杭擒昌將徐章又降袁邠圍越州昌嬰城自守遂去帝號會蘇州陷成及爲淮南所虜鏐徵全武趣西陵使備淮南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何垂克棄之請先取越後復姑蘇爲便而是時昌有兄子真者驍勇善戰全武攻之踰

年不能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譖殺真昌兵乃敗全武執昌殺之是役也先登陷陣設伏捕虜圍城降敵全武之功居多於是復由海道至嘉興破淮南十八營虜其將魏約頃之拔松江破無錫連取常熟華亭逐海寇王騰又攻蘇州走臺濠敗周本所向無敵遂克蘇州陷崑山降其將秦裴裴之守崑山也全武帥萬人圍之裴屢出戰使弱者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爲之却至是勢迫降鏐命設千人饌爲餉裴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軍弱如此何敢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非心降也全武力勸鏐宥之人皆稱其長厚天復元年有傳鏐爲盜所

殺吳遣李仁福帥師取杭州全武列入寨以待而神福與全武相持久縱杭俘使出入臥內佯爲諸將曰杭兵尙強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不意其祚也薄暮神福故令羸兵先行而使都將呂師造復兵于青山下神福親殿其後全武素輕神福引兵追之伏發爲其所擒鏐聞之泣曰喪我良將踰年吳以秦裴故遣全武來易由是全武得歸而武勇都之變作初徐綰叛鏐使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無慮所慮者吳耳綰急必召吳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士大夫今以難告必見閔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不濟擇諸公子可與俱行者鏐曰吾常欲傳瑋婚楊氏乃使偕往

廣陵綰果召田頽于宣州全武等至廣陵吳以女妻傳瑋趣徵頽頽快快而還是時微全武力爲聯姻杭越幾殆未幾陳詢判睦州吳遣陶雅助兵全武時爲指揮使復與王球共禦雅失居利數年卒

杜稜字騰雲新城人父仲明乾符間盜賊充斥兩浙時遭寇掠杭州練諸縣鄉兵討之稜時爲東安都將更號武安營與董昌徐及凌文舉等稱杭州八都推昌爲長而以鏐副之鏐功業日盛僖宗以爲杭州刺史稜謂諸子曰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遂頃心事之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鏐命稜等討之取常州卽奏除稜常州制置使

稜屬其兵于諸子皆以武藝稱焉龍紀元年宣州將田頵李友來攻穿地道甲兵從土中夜入稜寢室執稜于臥榻而去已而縱歸大順二年鏐以淮南數侵邊境令稜築東安城自固稜相險易度資用越十月而訖事昭宗以鏐領鎮海軍節度使卽以稜充副使乾寧二年鏐奉命討董昌乞師淮南淮南將田頵安仁義率衆攻東安稜憑城自守會乏水穿井不得泉稜默濤于神泉卽湧出是時矢石交迸稜隨機拒之殺敵無算敵兵百端攻之不下由是紫谿保城建寧靖江四鎮皆聚保東安民懷其恩因目其井曰杜公井明年董昌伏誅改威勝軍曰鎮東拜鏐鎮海鎮東

節度使進稜兩浙諸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又明年安仁義來攻婺州鏐遣稜將兵救之仁義移兵攻睦州竟不克稜累官潤州刺史卒子建思建季建徽悉以功名顯

建徽字延光稜之季子強勇不與諸兄類累從稜征伐所至輒立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中從討董昌被箭中左肩猶力戰無少退稜遷常州制置使建徽代爲武安都將會稜爲淮南虜及歸見建徽軍中嚴整無改其制稱甚之稜將歿散家財與衆子惟授劍于建徽曰此吾歷諸任所秉者獨汝能傳之耳徐綰許再思之亂建徽力拒賊爲氣奪鏐由衣錦城歸建徽及馬綽等分屯諸門或有勸鏐渡江

保越者建徽按劔叱之日事苟不濟同死于此豈可東渡  
售命于賊乎乃止天復三年睦州刺史陳珣叛珣與建徽  
兒女姻也鏐頗疑其有他志命馬綽伺其意建徽曰詢負  
恩自詒覆敗既爲姻婭自當見疑然累書敦諭皇天后土  
實鑒臨之已而詢親吏來奔得建徽抵詢書皆責以大義  
無逆辭宿疑頓釋天寶十六年建吳越國如天子制以建  
徽爲左丞相每朝會必目送之日今日忝竊一方杜丞相  
力也建徽歷事四主累官國子祭酒涇源昭化諸軍節度  
使丞相兼中書令封鄖國公卒年八十有人贈太師謚威  
烈

成及字宏濟錢唐人祖克評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博  
士及性篤厚爲鄉里所重乾符中代聞人字隸八都之一  
從鏐討平劉漢宏有功俄鏐拜團練使隨以及爲副使同  
事征戰密謀多出干及鏐以女妻及子仁璠情好無間北  
關鎮將劉孟安有貳心卽席奮劔犯鏐及舉繩牀蔽之得  
免偏將盛造旋執孟安誅死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爲靜  
江鎮將光啟中奉命征薛朗時常州刺史丁從實具牛酒  
以犒浙帥且遺美女干諸將及取而斬之餘悉不納隨克  
常州尋平潤州奏授兵部尙書充本州防禦使龍紀二年  
代阮結爲潤州制置使累遷檢校司空乾寧三年改蘇州

刺史時淮南兵圍蘇州常熟鎮使陸郛巡檢郛用與其黨趙郛以城應揚行密郛手刃其母妻子而盟城陷及倉卒被擄行密聞及家所蓄惟圖書藥物大加欣賞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乎願以一身易百口之命引佩刀欲自殺行密執其手止之館于府舍明年淮南將士魏約等爲浙所獲行密計留及無益遣及歸以易約爲辭鏐許之除及鎮海軍節度副使奏授司徒加太傅武勇都之變鏐白衣錦軍回不得入及假建鏐旗鼓高牙大蓋擁節先驅與徐綰等戰而鏐得微服進城部署軍卒大亂略平及功居多先是軍中

以治溝洫過勞有怨言及亟請罷役不聽已而亂驟作鏐性嚴急每有檢發必加斬決或及至雖盛怒輒爲之霽顏焉累官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贈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鮑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唐太子少保防之裔也少羈貧爲人沉默純厚有膽略餘姚有井面廣丈餘每恣臥其上無懼色初隸劉漢宏部爲牙將曹娥埭之役來歸鏐使領一軍號向明都君福常側兕牟臂弓注束矢馬上輪雙劍如飛出入陣中望之若流電人皆呼曰鮑開積功爲衢州應援指揮使屬刺史陳璋叛淮南人入其境脅君福爲郡職

君福不納鏐慮其遇害密通帛書令姑受命以援旦夕死終壁拒不從伺守者李元嗣醉遂馳歸尋授衢州刺史吳將周本守信州屢侵信安境君福時時率數騎追之本乃遁去鏐子傳球攻信州從斬吳將李師造擒偏將馮敏等功爲諸軍之冠君福在衢州凡十二年後遷湖州累職鎮海軍節度副使浙西行營司馬奏授登州刺史保大保順等軍節度使檢校大尉同平章事兼侍中卒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君福有賜田在錢塘今所謂鮑家田是也子修讓治軍嚴整有法累官上直指揮使遷衢州刺史後爲戍將護李孺贊于福州孺贊叛修讓隨殺之傳

首杭州從吳程攻常州以應周師遷知福州彰武軍事復改上直諸軍都鈐轄同參丞相府事卒

曹圭歙州人父信知嘉興監事由歙徙杭爲臨平鎮將入都建時信因保嘉興東界遂家臨平焉圭少負膽氣事鏐爲嘉興都將淮南兵圍嘉興圭與族人師魯環城固守淮人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有貴人未可圖也時戎馬充斥圭日與師魯登城樓張樂豪飲矢石交下處之晏如未幾圍解圭以功超遷蘇州制置使淮南兵復攻蘇州會正月望夜圭及師魯等盛陳燒燈之席凡賊俘頌繫者悉縱觀之以示從容已而圍亦解久之以浙西營田副使檢校太

傳卒于蘇州師魯形短而多智鏐常稱曰今晏嬰也人因號爲曹晏嬰居鎮而卒圭之子仲達本名宏達後避錢氏諱更名仲達生於臨平稍長有膂力爲鎮東軍押牙圭在蘇州日常乞婚于陸州陳詢至是遣仲達親迎卜之曰陳非耦也當聘他族致榮顯及過錢唐鏐奇其貌遂以妹儻焉授臺處二州刺史元瓘立命仲達權知政事及建國拜丞相宏佐卽位復攝行軍府事仲達性仁厚好施食不兼味元瓘雅重之每呼丞相而不名卒年六十二謚安成高彥海鹽人初與同縣沈夏受鏐意密謀誅都將徐及以其首歸每從鏐戰有功擢海昌鎮將會湖州刺史李繼徽

棄郡奔淮南彥隨鏐親巡其地由是雅屬意彥題詩嬰蘭堂壁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及去語彥曰吾以此州授汝矣宜善撫之奏遷湖州制置使旋升本州刺史遙領費州加檢校司空渤海公彥性淳厚居湖十一年政尚寬簡民甚便之天祐三年冬與道場山僧如訥訣別而卒如訥口能容拳手過膝彥敬禮之彥子渭澧渭初從彥于湖州鏐巡衣城城會有徐許之亂焚掠郭郭將及內城彥聞變卽遣渭赴難渭遂率所部徑趨靈隱山伏發遇害後淮南檻送徐綰歸鏐命剖心祭渭

屠瓌智字贊光其先河東人晉將軍擊之後祖某避地澌

浦之青山遂爲海鹽人母顧夢抱壁有光而生故名瓌智  
姿貌偉傑夙有勇力更善屬文累舉不第鏐初起鄉兵逐  
黃巢瓌智仗劍相從數以籌畫進得參幕府董昌僭號瓌  
智首勸討之昌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等  
自海道救嘉興生擒賊將楊勝頓金等二十餘人計功遙  
領常州刺史再遷越州指揮史光化元年衢州刺史陳岌  
叛瓌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調守湖州天復二年徐縮許  
再思作亂刺史高彥遣其子渭與瓌智入援渭曰今日不  
利彥曰赴急難何以吉辰爲瓌智排案起曰違主不忠畏  
縮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渭直抵靈隱山賊勢甚張

合圍數匝二人自朝至暮轉戰數里身創百處時或奮刀  
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卽上馬刃之矢盡援絕同爲伏兵所  
害瓌智時年五十有二鏐閱其忠命以衣冠招魂歸葬贈  
武康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子龍驤澈  
水鎮遏使昱節度使晟湖州判官

吳公約字處仁餘杭人黃巢之亂杭州旣建入都已又析  
爲十三都公約其一也素以智勇爲縣豪會朱直起兵應  
募西討以功署西街鎮遏使未幾從董昌禦黃巢加御史  
中丞奏置都額改峽石爲訓兵所摧鋒破銳日有聲稱鏐  
破越州公約驍勇先登兵罷拜千牛衛將軍劉浩平錄功

傳卒于蘇州師魯形短而多智鏐常稱曰今晏嬰也人因號爲曹晏嬰居鎮而卒圭之子仲達本名宏達後避錢氏諱更名仲達生於臨平稍長有膂力爲鎮東軍押牙圭在蘇州日常乞婚于睦州陳詢至是遣仲達親迎卜之曰陳非耦也當聘他族致榮顯及過錢唐鏐奇其貌遂以妹儷焉授臺處二州刺史元瓘立命仲達權知政事及建國拜丞相宏佐卽位復攝行軍府事仲達性仁厚好施食不兼味元瓘雅重之每呼丞相而不名卒年六十二謚安成高彥海鹽人初與同縣沈夏受鏐意密謀誅都將徐及其首歸每從鏐戰有功擢海昌鎮將會湖州刺史李繼徽

棄郡奔淮南彥隨鏐親巡其地由是雅屬意彥題詩嬰蘭堂壁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及去語彥曰吾以此州授汝矣宜善撫之奏遷湖州制置使旋升本州刺史遙領費州加檢校司空渤海公彥性淳厚居湖十一年政尚寬簡民甚便之天祐三年冬與道場山僧如訥訣別而卒如訥口能容拳手過膝彥敬禮之彥子渭澧渭初從彥于湖州鏐巡衣城城會有徐許之亂焚掠郭郭將及內城彥聞變卽遣渭赴難渭遂率所部徑趨靈隱山伏發遇害後淮南檻送徐縮歸鏐命剖心祭渭

屠瓌智字贊光其先河東人晉將軍擊之後祖某避地澌

浦之青山遂爲海鹽人母顧夢抱壁有光而生故名瓌智  
姿貌偉傑夙有勇力更善屬文累舉不第鏐初起鄉兵逐  
黃巢瓌智仗劍相從數以籌畫進得參幕府董昌僭號瓌  
智首勸討之昌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等  
自海道救嘉興生擒賊將楊勝頓金等二十餘人計功遙  
領常州刺史再遷越州指揮使光化元年衢州刺史陳岌  
叛瓌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調守湖州天復二年徐縮許  
再思作亂刺史高彥遣其子渭與瓌智入援渭曰今日不  
利彥曰赴急難何以吉辰爲瓌智排案起曰違主不忠畏  
縮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渭直抵靈隱山賊勢甚張

合圍數匝二人自朝至暮轉戰數里身創百處時或奮刀  
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卽上馬刃之矢盡援絕同爲伏兵所  
害瓌智時年五十有二鏐閱其忠命以衣冠招魂歸葬贈  
武康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子龍驤澈  
水鎮遏使昱節度使晟湖州判官

吳公約字處仁餘杭人黃巢之亂杭州旣建入都已又析  
爲十三都公約其一也素以智勇爲縣豪會朱直起兵應  
募西討以功署西街鎮遏使未幾從董昌禦黃巢加御史  
中丞奏置都額改峽石爲訓兵所摧鋒破銳日有聲稱鏐  
破越州公約驍勇先登兵罷拜千牛衛將軍劉浩平錄功

擢散騎常侍已而徐約陷蘇州委公約專征授北面諸軍行營招討使既克蘇州竟讓軍功以本都歸鏐益嘉其忠授義和鎮遏使兼本軍水陸都遊奕使淮人侵擾公約扞禦疆域屢挫敵鋒遷工部尚書乾寧四年卒於峽石私第公約澹於嗜欲所得軍實率分資戲下爲將數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將士入則訓誨子弟一時稱賢將焉子重裕

許俊鹽官人年十八從鏐以驍勇稱屢積戰功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

皮光業字文通襄陽人父日沐有盛名爲蘇州軍事判官

因家焉光業生于姑蘇十歲能文及長以所業謁鏐與沈崧林鼎同辟幕府累署浙西節度推官鏐欲通誠于梁而難其人且中隔淮南繞道爲苦于是以光業爲才使自建汀逾虔柳越潭岳荆南八貢朱友貞大喜加鏐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置官屬特賜光業進士及第賜秘書郎授右補闕內供奉未幾淮南來求好鏐以光業報聘及還贈錢三百萬復禁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使介也豈賈豎也委置而去淮人亟載隨之尋兼兩浙觀察使及建國拜丞相凡教令儀注多所考定光業美容儀善談論見者以爲神仙中人性嗜茗常作詩以茗爲苦口師浙人多傳

續唐書卷六十四  
其癖卒年六十七謚貞敬所謾皮氏見聞錄十三卷子璨  
官元帥府判官著有鹿門家鈔世以文顯

述曰隱久困苦名場幸逢霸主其勸興師誅無道梁詞嚴  
義正肝膽照人與司空圖出處雖不同而不忘唐室則一  
也全武驍勇多智稜果決善謀及有守有爲如虎如羆主  
能發能收彥允文允武瓌智死忠死勇公約克儉克勤俊  
光業全名全節而稜等有子承恩世濟其美嗚呼盛哉

續唐書卷六十四終

